

与西藏结缘——

一段最美好的心灵旅行

周德仑



1992年，在同学的推荐下，我从商州调入当时的西藏民族学院任教，从此，与西藏结缘，开始了一段最美好的心灵之旅。

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内，西藏民族学院于我，仅仅是一个可以与西藏产生丰富联想的传说：西藏的高校，却建在咸阳。

在进校的第二年，即1994年，受程福宁先生的委托，我有机会到西藏，为自治区教育厅立项的实用写作课题进行调研，同时在西藏大学语文系任教一年。我的西藏之旅“处女作”就此开演。

用神奇二字描述我首次进藏的经历，一点也不夸张。这一年（1994年8月-1995年8月），西藏全面刷新了我之前的人生阅历和心灵档案：为西藏大学语文系学生授课；第一次全面阅读西藏文献，沉浸于西藏历史文化的浩瀚世界；游览拉萨各处名胜古迹，同时也到山南、日喀则等地参观；在西藏大学藏族同事的家里，度过难忘的藏历新年，并第一次穿上藏袍；在《西藏日报》副刊做兼职编辑……到了1995年上半年，被西藏民族文化所引燃的文学激情，立即爆发，激情讴歌西藏的文章在西藏区内外报刊绽放，有时候，甚至一天可以收到3张稿费单。当然，慷慨为我提供版面的，自然是无比亲切的《西藏日报》《拉萨晚报》。这些热情浩荡的文字，真实记录了我个人西藏文化之旅“开幕

式”的盛况。

2000年，借助带领97级新闻专业学生在拉萨实习的机会，我在西藏住了3个月。这使我有机会系统了解西藏主要媒体的发展历史和运作机制，那段时间，我查阅了很多关于媒体历史的资料，包括西藏日报社资料室的丰富珍藏，从而萌生了研究西藏新闻传播历史的强烈愿望。

在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先生、复旦大学丁淦林先生、西藏民族大学顾祖成先生、胡秉之先生等前辈的鼓励和西藏新闻媒体、职能部门同仁们的支持下，《西藏新闻传播史》于2005年正式出版。它尚不是完美和成熟的作品，但借助其首创价值，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烈反响与肯定。这项劳动成果，向区外并不熟悉西藏的人们传扬了西藏的新闻传播事业，同时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科特色塑造中发挥了引导作用，还被列入国内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有一个有趣的事实也是不能回避的：我个人的许多重要荣誉，差不多都始于此，也成于此。在学术界和民间传说中，我的名字与西藏新闻传播历史被完全画上等号，其他劳动业绩则被无视，但也由此馈赠了本人以醒目的荣誉。这与其说是我个人的成绩，不如说是西藏人文与自然的光芒精心沐浴的结果。

在我与西藏的缘分中，2016年上半年，在西藏阿里改则县果查村驻村的经历，书写了我人生最独特的章节。在藏北无人区边缘，大地苍茫无垠，天空广阔无边，我和队友们切身体验了西藏的特质，感动于农牧民的质朴与坚韧，深刻理解了“强基惠民”战略的重大寓意，并将号称“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高原风光，精心收藏在心灵深处。这段非凡的人生履历，带给我一生无可比拟的光荣和豪迈。

我非常幸运地走访了西藏的七个市地，在记忆中收藏了西藏最优美的风光和最动人的画面。它们被一一记录成文字和照片，在无限时空中传播和演绎。

回首过往，我确实没有想到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长的30年时光，会与西藏“喜结良缘”。对一个猎奇的旅游者而言，喜爱西藏的理由，也许更多的是新奇，但于我而言，西藏是灿烂阳光、是深情的哺育者；她铺设了文化底色，唤醒了生命激情，拓展了人生视域，提升了心灵境界，让胸怀更加宽广，使命感油然而生，灵感被慷慨赋予，职业和事业由此奠基和成长，博爱之心，弥漫于山水云海之间！

在与自己的职业生涯告别的特别时刻，我在三秦大地、渭水之滨，仰望青藏高原，向世界屋脊由衷致意：虽然并非出生高原，但却早已是“高原之子”，并引以为终身荣耀！

八廓漫谈

“这个夏天的蝉鸣，比哪一年都聒噪。教室窗外的枝丫疯长，却总也挡不住烈日。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高考前最后的日子，我见到的那一泓清泉——吴老师目光里的担忧与不舍。夏天燥热的风被铁窗隔离在外，炽热的烈日，却毅然穿过层层障碍，蝉鸣声渐远。物转星移，山河不变，吴老师依旧会陪我们一起走下去。我们也将不是披着白色校服的乳燕，每当蝉鸣再次响起时，愿您的慈爱与师德之光，如晚霞般散落天涯。”这是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内地西藏班高三（14）班罗鑫洋同学写给班主任吴祥铭老师的一张卡片上的内容。

是什么感动了这些来自千里之外的孩子？是吴老师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真心陪伴，是学校为广大学子举办成人礼时，蒙蒙细雨中他挽着一个个远离父母的西藏学子的胳膊跨过成人门，见证西藏学子们长大成人的高光一刻，更是在高考前夕，他陪学生上完晚自习，回家途中由于天黑路滑不小心摔断了右手，却仍对孩子们不离不弃，坚持陪伴在孩子们身边，试着用左手做板书的身影。孩子们记得贴在班级门口的班训：“良心无愧，信心无愧，恒心无愧，青春无悔”，他们觉得吴老师真正做到了良心无愧，而孩子们也真正做到了青春无悔。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学生？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孩子？学生们对于吴老师来说，亦是亦

你在，所以我在

芮锦锋

友亦子的存在。

“我想向老师道歉，因为自己性子比较浮躁，加上青春期的叛逆，总是对老师的要求不以为然，甚至有时还公开顶撞老师，但您从没有因此跟我计较过，在我犯错后，总是像个朋友一样和我谈心，所以现在我想真心地跟您说声‘对不起’。以后，每当我想起常州这座城市时，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想起您，我的老师，我的吴爸爸。”这是藏族学生白玛拉珍在吴老师右手骨折后写给吴老师的卡片内容，吴老师笑呵呵地说：“孩子，能把你感动不容易啊，我这手伤的算是值了。哪有我道歉不道歉的，考上一个好大学，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你们在，我就在。我一定会陪伴你们走完这最后的三十来天。”

吴祥铭老师眼中的那一泓清泉，正是因为他对西藏学生爱的深沉，也正是对汉藏一家亲的最好诠释。

自在游弋



次仁龙布 摄

紫叶线

难忘童年

莽 晖

童年像一首婉转的乐曲，轻盈飘逸悠扬动听，童年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多彩斑斓引人遐想，童年如一束栀子花，在记忆深处散发淡淡清香。因为童年成长在农村，如今却生活在城市高楼丛林，无比留恋童年乡村生活。时光荏苒，我们跨过天真的童年，迈向蓬勃的青年，回望过去，总有一串串难以抹掉的印迹。

童言无忌，童趣盎然。二十多年前，刚记事那会儿，农村用电还不是很普及，夜晚家里靠煤油灯照明，油灯放在桌子上，扑闪着火星子，露着黄色的光，散发着特殊的味道。父亲借助这束光，摆弄他的农用器械，母亲借着这道光，织毛衣、纳鞋底，忽然，家里那只小猫跳上桌子，在煤油灯旁左嗅嗅右闻闻，屋里光线被猫挡住后，顿时暗淡下来，我在一旁大惊失色，稚气地喊叫：“快看啦，猫把灯吃啦……”大家先是一愣，转而哄堂大笑，多少年来这件事被家人传作笑谈。

无拘无束，童心可贵。野地里偷花生、逮蚂蚱、烤红薯，滚一身泥，玩一身臭汗，“80后”的童年之所以令人难以忘怀，不仅有那一桩桩糗事，还有异想天开的野性，活泼自然的灵性。

有一年夏天，暴雨如注，河水涨了不少，河床边的水草也被河水淹没了。雨停了，小伙伴们到处转悠，“这边有鱼啊”，眼尖的大牛喊了一句，哥几个眼睛冒光，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撒腿朝河岸边跑去。望着几条野生鱼在水草里挣扎，大伙扑通一下跳进水里，又抓，几个人合力抓住了一条鲫鱼，这时候，水草里还有几条鱼甩动着尾巴，使劲往水草里扎，“假如再抓上几条该放哪呢？”有人发问。“回去拿桶来

装吧！”黑子答道。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连说：“不用。”随即脱下裤子，把两个裤腿系紧，裤管中先灌点水，把鱼扔进裤管后，派一伙伴拿好。大家又猫腰钻进水里，不到一小时就抓了好几条鱼，拎着战利品兴冲冲回到村里，乡亲们见了我们装鱼的工具竟是一条裤子，连连称赞：“这些小屁孩点子真不少。”

童年有喜悦也有酸楚。每当学校收学杂费时，就是我最头疼的时刻。向母亲要钱时，她轻轻的叹息声和为难的眼神让我心如刀绞，“一定要自立”，我在心里默念道。邻村废品站收购玻璃，闲暇时我常常约上小伙伴们捡拾玻璃碎片卖，所得的钱，用来买些学习用品，这样我向家里要钱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有一次，和伙伴们抬着一袋子玻璃往废品站走的时候，他因为抬不动，袋子突然从手里滑了下来，我顺势抓住了袋子，手却被玻璃划出了血，钻心的疼痛让我真想放声大哭。回到家，母亲看到我淌着血的伤口，爱抚地把我搂进怀里，眼里噙满泪花说：“儿啊，都怪咱家穷啊。”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看到母亲忙累了，我会挽起袖子帮忙洗衣、做饭，还记得第一次洗衣服时弄得满身都是泡沫的滑稽，第一次炒米飯竟然把油盐酱醋撒了个遍……

童心、童趣、童真，童年是纯真的，童年是美好难忘而值得回味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孩童时代的艰辛生活磨练了我吃苦耐劳的品格，是我成长中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动力，在学校，我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勤工俭学先进个人，参加工作后，我入党立功，这些荣誉与成绩的取得，与从小吃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书香西藏

透视西藏乡村社会变迁的“多棱镜”

——评读《藏村日常：民族共同体社会的传播学研究》

晓勇

对于长期在基层采访的记者而言，下乡是家常便饭。但当拿到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书《藏村日常：民族共同体社会的传播学研究》时，内心还是充满期待——因为“熟知并非真知”，加上每次下乡都有任务在身，所到一处村庄，总觉得看得不够仔细。

作者廖云路博士开篇明义地讲出了写作此书的目的：“在藏工作期间，我见过太多游客，甚至来不及放下背包就登上布达拉宫，或是热衷于捕捉宗教文化‘奇特’的一面，并由此形成了对西藏的印象。”他认为，宗教文化和自然风光只是西藏社会的一部分。在西藏大部分土地上，乡村社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为了避免人们对西藏认识上的偏差，廖云路博士选择了拉萨市曲水县的一个村庄作为田野调查点。初到村庄时，他看到的是西藏乡村近年来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研究也在这样的框架下展开。不带任何课题任务，不以发表文章为目的，他尽量站在村民的角度思考问题，以一个普通村民的身份看待民族共同体社会的变迁。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与他这个外乡人聊天；后来，他干脆借住到村民家中，获得的信息量多了，对村庄的看法自然变得更加立体。

“我开始理解乡村干部的踏实勤恳与扮演着多重身份之间的矛盾，感受到村民迈出小农经济而收获‘第一桶金’的喜悦之情，体会到现代化转型中的村民为什么对民俗多了几分敬畏……这些观念与行动的背后，交织着人性的自信与卑微，把一个个浮在表面的真相引向真实，直至一种相对真理。”廖云路说。

西藏乡村社会具有复杂多样性的

特点，包括乡村治理逻辑、经济结构与运行状态、观念和信仰变迁等等。但是，在廖云路博士笔下，这些学术概念并不晦涩，更没有被淹没在一些生硬的学术语言和枯燥的图表、数据之中，而是用接近社会真实生活的实践逻辑来展现乡村变迁的动态过程。也正因如此，书中描绘的事件生动真实，故事中的人物特征立体丰满。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藏村日常：民族共同体社会的传播学研究》近28万字的篇幅背后，远非文字呈现出来的那么轻松——

“在村庄期间，我常常是白天走家串户，随他们办理村务、下地劳动、与亲戚朋友闲聊；为了观察村民修建水渠的情况，我记不得翻越了几座山丘与梯田才到达工地；遇到重要的事件与问题时，担心自己的藏语表达不清，还找来大学生帮忙翻译……晚上回到住地，简单填饱肚子后，我开始记录一天的田野笔记。写到兴之所至或疲倦不堪时，就走到屋前空地上仰望夜空，西藏乡村夜空的星星特别明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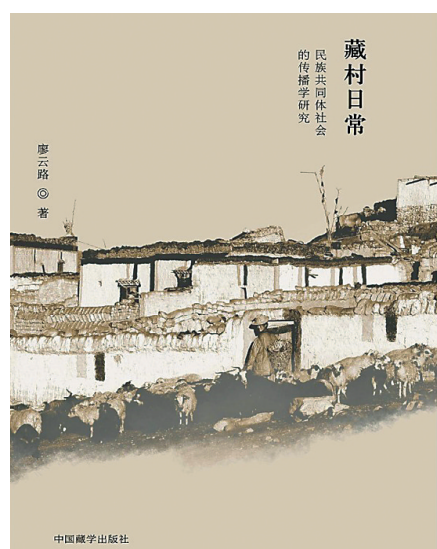
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廖云路求知若渴的坚持与努力，对西藏的真挚之情……当然，也有几分学习藏语、深入乡村调研以及写作过程中的苦寂，以及外人难以感同身受的在艰苦环境下的“孤军奋战”。

另一个让人对《藏村日常：民族共同

体社会的传播学研究》一书感兴趣的原因，是作者廖云路的身份。大约10年前的某天，当他决定写一篇学术论文时，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键盘上敲下了“西藏”二字。自此之后，他的学术道路、职业生涯都与西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2013年进藏工作时，廖云路没有选择科研院所，作为四川大学新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的他，来到西藏日报社，当起了一名记者。

这些年，廖云路采写了多项重大新闻策划报道和典型人物策划报道，个人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新闻奖10余项，他是西藏新闻战线上当之无愧的业务骨干。抽离记者的身份，他又是一名孜孜不倦的学者，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相继出版了专著《话语“结构”：民族新闻的跨文化之维》和《西方藏学名著与名家提要》，是西藏新闻传播、乡村、宗教领域的专家。

“学者不能蜷缩在象牙塔里做研究，记者也需要不断提升分析问题的能力。两者都离不开从西藏热火朝天的社会实践中发现研究问题，找到经世致用的着力点，为构建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新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廖云路说。游走于记者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之间，还在海拔470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担任过驻村工作队队长，这些经历都为他写作《藏村日常：民族共同体社会的传



廖云路 著

播学研究》一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任何研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藏村日常：民族共同体社会的传播学研究》一书中的村庄只是理解当下西藏社会的一个切面，是人们认识西藏的一扇窗口，也是廖云路博士从事西藏研究的“驿站”。“当前的西藏乡村，正处于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型中，乡村在变，人也在变。30岁的人看到的‘山’与50岁的人看到的‘山’肯定会不同，如果可以，我想20年后‘再访藏村’，为今天的研究写续。”廖云路说。